



星汉传记


# 托克维尔传

〔美国〕约瑟夫·艾普斯坦 著

王雪明 译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s Guide Joseph Epstein

## 越时代的民主领路人

 译林出版社


# 托克维尔传

〔美国〕约瑟夫·艾普斯坦 著

王雪明 译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s Guide

Joseph Epstein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克维尔传 / (美) 艾普斯坦 (Epstein, J.) 著; 王雪明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9  
(星汉传记)  
书名原文: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s guide  
ISBN 978-7-5447-4901-5  
I. ①托… II. ①艾… ②王… III. ①托克维尔, A. (1805~1859)  
— 传记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0687号

ALEXIS DE TOCQUEVILLE by Joseph Epstein

Copyright © 2006, Joseph Ep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101号

书 名 托克维尔传  
作 者 [美国] 约瑟夫·艾普斯坦  
译 者 王雪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谢晗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01-5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

莫里斯·罗森菲尔德

(1914—2005)

智慧是一种辨识能力，能够洞察事物过去的本源，认清它当下的现状，并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乔治·桑塔亚那

《给霍勒斯·梅尔·凯伦的信》，1917年3月15日

## 引言

如果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伯爵今天依然在世，他会怎样看待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托克维尔现象”？毫无疑问，“托氏现象”让后来人记住了托克维尔，更令其名望时至今日仍有增无减。今天如果有人去读关于美国、民主、自由、官僚体制、平等及任何政治方面的书籍，又或者政治语境中出现的有关人性的长篇大论，他迟早会读到托克维尔的大名。若是有人要撰写与上述话题相关的内容，他往往会发现他的想法在许久之前就被托氏论述过了，而且托氏的表述还远比他自己的更为贴切透彻。鉴于此，有些想在自己著述中重述甚至剽窃托氏思想的人，最终往往会发现还不如直接引用托氏原文。

于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在援引托氏语录：他的名字会时不时在当下《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中冒出来，如“然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托克维尔警告说……”等等；人们用他的话语来佐证或者反对各类观点，哪怕其中很多话

题可能托氏本人根本就没多少兴趣；他的名字甚至还会跟大学体育挂钩，比如《旗帜周刊》2003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克维尔与大学橄榄球”的文章；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美国总统也都乐于援引托克维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最近就写道：“在以企业主导的美国社会体制下，靠新闻记者向民众传达实情对于维系代议制于事无补，这一点托克维尔可能也会赞同。”此外，就连本笃十六世也早已在任教皇神职初期引用过托氏话语，也许甚至上帝本人引用过他的话也未尝可知。

历史上的作家中，被引用次数多过其作品被阅读次数的人并不多，托克维尔便是其中之一。甚至一条被误读的托氏语录都在一次次被转引：“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美国也就不再伟大。”这句话参议员约翰·克里引用过，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引用过，谁知道还有多少共和党政要引用过。

对托氏语录援引热的抨击在2005年6月5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中初见端倪，有位书评人这样写道：“评价一本社会政治著作的简便方法是，书中‘托克维尔’的名字出现得越频繁，它就越乏味，越缺乏真知灼见。”我们并不希望这是事实，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显然不值一读了。

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先在法国受到普遍好评，后其英译本亦广为传播。

该书因对美国赞誉有加，还常被作为美国学校的教科书使用。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内容更具批判性，话题也大为拓展，甚至包括了传播平等观念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而且，所论问题的受众面也不再限于美国。然而，该卷在口碑与销量上均表现欠佳。托克维尔去世后，他的书也难逃大多数著作的命运，虽仍有刊印，却已渐渐少人问津。然而，1938年，包括其日记、旅行笔记、从美国寄回法国的信件等大量托克维尔手稿和文章被发现，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托克维尔热开始复苏。一时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凭借其对平等精神的微妙批评，对官僚体制的谴责，以及对民主观念中固有的民众因素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切中现代社会的脉相。在法国的雷蒙·阿隆等思想家的推崇与进一步阐发下，托克维尔的著作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托氏热潮再次袭来，且至今丝毫没有衰退迹象。

托克维尔的成名要归功于他精湛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观点。一位女性在第一次见到亨利·詹姆斯<sup>①</sup>时说她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满腹见解”的人。而托克维尔则是满腹渴望（当然“需求”这个词可能比“渴望”更准确一些），渴望去分析他所见过的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体制。他的分析基于其对事物敏锐准确的洞察力。但精准的洞察力并不足够。一套完整的

---

①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19世纪著名作家，出生于美国，长期旅居欧洲，后加入英国籍。



观察艺术不仅在于观察本身，还要以简洁有力的方式表述出观察到的内容，做到言语精辟、令人过目不忘。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就不乏这样的话语，如“在政治当中，共同的仇恨几乎总能成就一段友谊”；又如“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再如“对于内心脆弱之人，头脑的聪慧有时只会使其内心更脆弱！头脑的聪明才智不但是内心怯懦的缘故，更使后者暴露无疑”。难怪无数学者在政治方面的观点都愚蠢至极，试问，还有比托氏这则语录更精辟的解释吗？有人说，即便在体育竞技上，他的话也屡屡一语中的。

当然，托克维尔的成名还源于他做出了不少预言性的论断。尽管有人认为把托克维尔视为先知太言过其实，而且有些预言今天仍备受争议，但有些预言经过岁月的迁移如今均已应验，令人称奇。如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结尾部分，托克维尔就曾断言：美国和俄罗斯很可能在接下来的百年内争夺世界霸权，如今这一论断已为人熟知。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其他一切民族好像已接近它们发展的自然极限，除保持原状外别无他图，但这两个民族却在不断壮大。其他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前进途中困难重重，唯有这两个民族，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

轻松而神速地前进。……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两个民族似乎都受天意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再次一语中的。

托克维尔的声誉依然如此显赫，也部分源于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时过多年，而今依然没人能够说清楚他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思想家。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历史学家？是一个喜欢把玩思想的文人，还是一个具有文学禀赋的政治家（后文中我们会发现他作为政治家最终是失败的）？是客观公正、不带偏见的天才，还是性情乖戾的贵族，即使其文笔再优雅也难以掩饰对世事发展方向的失望？自从托克维尔30岁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获得成功以来，许多作者开始以他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他集上述各类身份于一身，无从取舍。

就托克维尔的政治立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政治派别争相将托克维尔纳入自己阵营，这跟他们对乔治·奥威尔<sup>①</sup>的争抢一样（奥威尔的声望还根本不及托克维尔）。因此，在自由党人眼中他是自由党，在保守党眼中他是保守党，在

---

<sup>①</sup>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以辛辣笔触批判极权主义，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自由论者眼中他又成了自由论者，等等。约翰·卢卡奇写道：“给托克维尔冠以各种头衔的人的名字可以列成一张有趣的单子。这些评论家说他是保守党分子、自由党成员、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贵族、资产家、基督徒、不可知论者，因冠名太多而自相矛盾也不在少数，有时在同一本书、同一篇论文或者评论中，托克维尔会被划归到相矛盾的范畴。”

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为托克维尔著书立作的人都会在托克维尔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或者至少是他们心目中自己的影子。这就像过去人们对基督耶稣的著述一样，去读那些书，你会惊奇地发现，如果作者是一位广告人，那么耶稣就是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广告人（布鲁斯·巴顿的书就是这样写的）；如果作者是名记者，那么耶稣也就是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记者（比弗布鲁克爵士的书正是如此）。同样，对托克维尔的描述也因人而异，比如，约翰·卢卡奇称其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拥有高尚心灵的基督徒”；而在我眼中，他除了思想上的超凡精妙，还带有一丝可爱的文学气息，更具备犹太人式的怀疑与焦虑。

关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著作如今不胜枚举，其中包括以英文出版的三部全景式传记（最近一部于2006年出版，作者是休·布罗根<sup>①</sup>）。他生平与思想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那么，还有

---

<sup>①</sup> 休·布罗根（Hugh Brogan，1936—），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

什么能留给笔者这个既非学者又非社会科学家的人来写呢？我自己也不确定。后来，读到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对我启发颇大。他本计划在有生之年撰写一部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但天不遂人愿，著作未能成形，然而关于此书，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能够反映出拿破仑思想、激情并最终展现其真正自我的任何事情，我都不能放过。”当然，我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在写本书时，我的目的只是想弄明白是何驱使托克维尔成为那个卓尔不群的作家。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关注那些被其探讨的话题？这位超凡思想家身上有何种品质成就了他《论美国的民主》等巨著？我希望能够在本书中找到答案，由此更好地领悟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原由，进而揭示时下托克维尔思想热的根由。

#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8
第五章	53
第六章	71
第七章	95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5
第十一章	164
后 记	178
致 谢	184

## 第一章

托克维尔，全名亚历西斯－夏尔－亨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生于巴黎。其实，他差点儿便无缘来到这个世界：倒不是在产床上出了问题，而是在他出生十二年前，法国正处在大革命后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下，险些断送了他父母的性命。

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维是梅尔歇布的外孙女婿。大革命之前，梅尔歇布的主要身份是文人，他在路易十五治下任皇家出版长官<sup>①</sup>，曾授权出版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sup>②</sup>，曾保护过卢梭<sup>③</sup>，并与其有书信来往。然而，大革命时期，在革命政府为审判新政权敌人专设的法庭上，梅尔歇布作为律师，为被指控叛国的路易十六<sup>④</sup>辩护，最终败诉。故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

① 梅尔歇布时任新闻出版总监。

② 即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

③ 卢梭 (Rousseau, 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驱。

④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774年至1792年在位，是路易十五的孙子。

梅尔歇布被送上了断头台，其妹妹、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孙女和孙女婿均未能幸免。

1793年12月17日夜，革命派包围了梅尔歇布的乡村庄园，时年21岁的埃尔维和妻子露易丝、其他家族成员一道被押往巴黎送监。埃尔维和妻子目送叔叔、婶婶和其他亲戚一个个被送上“理发店”（即断头台），就在他们自己也将受审之际，罗伯斯庇尔<sup>①</sup>突然倒台，并于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万幸之中，埃尔维夫妇得以虎口逃生。

为托克维尔作传的人都会提到，因为这场骇人的变故，埃尔维二十多岁便白了头发。而且恐怖统治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在下午3点到4点之间午休，以此躲过“下午3点半”，这曾是贵族被传唤到革命法庭上接受死刑宣判的时间。埃尔维的妻子也因牢狱之灾精神崩溃，几经康复努力，始终情感失衡，难以平复。出色的托克维尔传记作家安德烈·亚丁曾写道：“从我们掌握的[关于露易丝的]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她性情乖戾，脾气急躁，生活浪费，时常为头疾所困，终年深陷忧郁，这在经历恐怖统治的幸存者身上非常普遍。”然而，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况下，她仍坚强地维持着家庭的生计；据说，她还时常接济穷人。托克维尔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其母亲，天性郁结，时有焦虑，

---

①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

身体虚弱。

同他的两个哥哥伊波利特和爱德华一样，托克维尔在大革命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此阴影伴其终身。大革命缘何发生、引发了何种变故、对日后法国人生活有何影响——这些成为托克维尔所有作品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

托克维尔的家族封地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地区，他们世代代在此生活。同大革命前的许多贵族一样，埃尔维既赞同大刀阔斧的法制改革，又对波旁王朝忠心耿耿；他是法国正统王朝派<sup>①</sup>成员，在1814至1830年间的波旁王朝复辟中为效忠君王，个人损失惨重。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暴风骤雨中，贵族出身这一事实便足以抹杀对改革的认同与支持。只消看看被斩首的贵族名单就不难发现，囚车驶过的断头之路，正是他们自己的大度和开明铺就的。

每当回忆起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托克维尔总会对贵族阶层中的一类人群颇有微词，因为这些人弃该阶层的历史使命于不顾，逃避领导民众的责任，一味贪图本阶层的特权，最终只剩下虚荣的贵族头衔。托克维尔家族拒不与此类贵族为伍。托克维尔的父亲在当地政府部门任职，积极投身政务。

---

① 正统王朝派 (Legitimist)，又称“正统派”或“正统主义者”，是法国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奥尔良王朝，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借此炫耀自己维护劳动者利益。



他妻子的堂兄夏多布里昂<sup>①</sup>是《墓畔回忆录》的作者，同时还是名外交官。夏多布里昂在托克维尔之前去过美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曾效力拿破仑，代表法国出使罗马，后来又英勇、坚决地反对过拿破仑，在复辟时期先后服务过路易十八<sup>②</sup>和查理十世<sup>③</sup>。夏多布里昂认为贵族阶层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使命阶段、特权阶段和虚荣阶段。托克维尔却和父亲一样，一直坚守着贵族阶层的使命，他一生投身政界，多次进入立法议会，还在路易-拿破仑<sup>④</sup>手下短期担任过外交部长。

托克维尔是家中幼子，天生体弱多病，家人对他无不关怀备至。（以致成年以后，还能从他身上看到被娇惯的影子。备此一说。）托克维尔对父亲的爱真挚纯粹，丝毫不受两人政见和治史观相左的影响。埃尔维著有《路易十五时期哲学史》、《路易十五时期概况》以及一部回忆录集。耶鲁大学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中收藏有一幅他的画像，他站在书桌前，容

---

①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代表。

②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795年至1824年在位。

③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1824年至1830年在位，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被迫逊位。

④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又称为拿破仑三世 (Napoléon III)，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法兰西第二帝国唯一一位皇帝，亦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